

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“侧书”诗诗义新证*

彭 砺 志

内容摘要: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两首关于“侧书”的五言诗,道出了“侧书”之难读和难写。本文检讨以往学界对“侧书”诗的不同解释,分析诸家释义难合诗义的缘由;认为诗中所言的“侧书”实为反写之书,因适合以左手书写,南梁时因称“反左书”。唐代侧书是前代“反左书”的予遗,它反映了当时民间流行杂体书的状况。

关键词:侧书诗 敦煌文书 吐番文书 反左书

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,有两首唐代有关“侧书”的佚诗,其一见于法藏敦煌文献 P.3189 的《开蒙要训》卷末,其诗云:“闻道侧书难,侧书实是难,侧书须侧立,还须侧立看。”^①其二则见于吐鲁番出文书卜天寿《论语》钞本后,其诗曰:“他道侧书易,我道侧书(难),侧书还侧读,还须侧眼(看)。”^②这两首诗都属于杂抄于正文卷尾的学郎诗,文字略有差异,但内容基本相同,故有学者认为“只是同一首诗的不同传本而已”^③。这两首诗既然都是描述“侧书”,我们不妨名为《侧书》诗敦煌本、吐鲁番本。

《侧书》属学郎诗,其义明白晓畅连小学生都能理解,然世革境迁,“侧书”一词,后人却不知所云,义同隐语,正如默存先生所说:“前人以为尤通俗者,后人愈病其僻涩费解。”^④因此,对于“侧书”的含义,学界众说纷纭,此诗遂成难解之谜。

1970 年代初,郭沫若撰文认为吐鲁番本的“侧”与“札”相通^⑤,龙晦先生

* 本文为教育部 2013 年人文社科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《古代小学书教研究》(项目批准号:13XJA880003)的子课题成果。

①《法国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》第 22 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 年,第 110 页。此卷上上还有一首侧书诗,曰:“闻道侧书是实难,侧书须立侧,还须侧立看。”(第 110 页)

②《文物》1972 年第 1 期,第 8 页。

③徐俊: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》,《文献》1994 年 2 期,第 16 页。

④钱钟书:《管锥篇》第三册,中华书局,1979 年,第 1108 页。

⑤郭沫若:《卜天寿〈论语〉钞本后的诗词杂录》,《文物》1972 年第 1 期,第 6 页。

对此首先提出反对意见,以为“侧”“札”二字于音变通转无据,且语义难通,侧书实是侧身书写。他说:

我觉得侧字并没有错,卜天寿这个小孩子可能如郭沫若同志所说,比较调皮,字虽写得好,可能姿势不正,甚至有侧起写字的习惯。所以他说:“你说侧起写容易吗?我说侧起写可不容易啊!侧起写还要侧起读,还要你侧起看呢?”^①

龙文将“侧书”解释成侧着身子写字和阅读。试想,如果说侧身是学郎个人书写的不良习惯,但写出来的文字为什么一定要侧身才能阅读,其难又在何处呢?再说,该诗是书者随手抄录的民间流传的诗歌,分别见于吐鲁番、敦煌两地。显然,侧书与作者个人书写习惯并无必然联系。

或正是由于郭氏对“侧书”解释有嫌牵强,此后不断有文章对“侧书”提出各种新的看法。如钱钟书就不太赞同认为侧书即侧身书写之说,但又不得确诂,疑惑“(卜天寿)侧字不解为音同之何字”^②。有研究者据闽南方言中“侧”、“册”同音,将“侧眼看”解释成“册眼看”,其方言义为“人聪明,书看得进去”^③。果真如此,敦煌本中的“须侧立”、“侧立看”,又作何解释?可见,此说仍难为确论。

1990年代中期,沃兴华等人从敦煌书法研究角度,认为《侧书》是一首论书诗,反映了书者书法美学观。他说:

显然,作者企图用诗歌形式表达一种书法上的“侧书”观点。“闻道侧书难”,说明“侧书”是当时大家所关心的热门话题。作者在诗中认为侧书确实难,它的特征是“须侧立”,侧立可能讲结体,《尚书·洪范》“无反无侧”,侧的意思是不正,“须侧立”就是说结体必须有欹侧变化,也就是后来米芾和董其昌等人所说的字不作正局。从这条材料,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敦煌书法家在结体造形上是反对平正,主张欹侧变化的。搞清楚自然与不自然的概念区别,了解敦煌书法家的“侧立”主张,然后来欣赏敦煌书法,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为许多作品的结体拍案叫绝。^④

郑汝中《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》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,他认为,“这就是一种美学观点,‘侧’就是欹斜,不正。写字需要有正欹的变化对比,反对平正呆板。”^⑤

①龙晦:《卜天寿〈论语〉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和校释》,《考古》1972年第3期,第57页。

②陈尚君:《钱先生对拙辑〈全唐诗续拾〉批评的启示》,《东方早报》2012年4月7日,《上海书评》栏目。

③黄幼莲:《敦煌吐鲁番文献词语校释》,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》1991年第5期,第109页。

④沃兴华:《敦煌书法艺术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4年,第195页。

⑤敦煌研究院:《敦煌书法库》第四辑卷首,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1996年,第10页。

以欹侧之书解读《侧书》诗,貌似切合敦煌文书中的某类书法,但是,就这首论书诗的语境看,却难坐实。试问,即或“侧立”是指欹侧的结体,可为什么要“侧立看”呢?王羲之书法结体皆欹侧,难道前人是“侧立看”的吗?其次,欹侧之义,与书论中的“险绝”相同,唐孙过庭《书谱》说:“至如初学分布,但求平正;既知平正,务追险绝;既能险绝,复归平正。”^①可见,险绝之书并非难为之书。此外,作者书中所列举的欹侧之书,多为初学者稚拙的文钞,实难充当侧书之难的论据。不过,有关侧书的书法新义,仅限于书学,对于学术界并无什么影响。

近见柴剑虹先生《吐鲁番的学童读本与“侧书”——重读吐鲁番所出“卜天寿抄本”札记》一文,作者提出了新的见解,相同论点又见于他另一篇关于国学的访谈中,兹引述如下:

因为开始郭老解释错了,后来龙晦先生他们都认为“侧书”是一种书写的姿势,就是侧势,侧着写。为什么要侧着写,而且说“侧书实是难”,“侧书”究竟是什么呢?我认为就是写胡语,即当时也在敦煌、吐鲁番地区普遍应用的少数民族文字。因为汉字是竖着写的,从右到左,而有些胡语,如梵文、吐蕃文,是从左往右写,是横着写的。那么对于汉族学生来说,他就觉得是很困难的,所以诗歌中“他道侧书易”:少数民族孩子认为侧书容易;“我道侧书难”:汉族孩子认为侧书困难。“侧书须侧写(柴氏引文中,“写”系“读”之误记,笔者注。),还须侧立看”。所以敦煌的汉族学童感叹“闻道侧书难,侧书实是难”。这就说明汉族的学生也在学写胡语。^②

柴氏将诗中的“侧书”解释为横行排列的右行胡语文字,如此,此诗反映了汉族小学生书写胡语的畏难情绪。但仔细比读《侧书》诗,这样解释也难说通。首先,侧书果真为右行的胡文,其难之处大概在于文字识写,而不在于行款形式,再说就算是侧书横行,也无须“侧立看”。《侧书》诗亦见敦煌文书,敦煌与吐鲁番相距甚远,胡语在学童中间怎可能流传如此之广?由此而言,“侧书”并不能确指是书写胡语。

前不久笔者从事古代左手书法史整理研究时发现,《侧书》诗的描述内容与“反左书”极为相似,“侧书”极有可能是文献所载南梁“反左书”在唐代的别名。从“反左书”到“侧书”,其名称变化的背后,反映了语言上的一种省称以及反左书在后世的变迁。

首先,从训诂看,自古“侧”、“反”同义互训。如清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释《诗·云汉》序“侧身修行”句:

反、侧二字同义,故《春秋》楚公子侧,字子反。“侧身修行”犹《易》言“反身修德”也。《正义》以侧为“不正之言”,“忧不自安,故处身反

^①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,1978年,第129页。

^②梁枢主编:《国学访谈录》,商务印书馆,2011年,第348页。

侧”，失其义矣。^①

侧、反二字同义，古籍所见文例尤多，如《尚书·洪范》之“无反无侧”，《诗经·关雎》的“辗转反侧”等等。清胡承珙谓：“古人名侧多字反，《左传》楚公子字反（宣十二年），鲁孟之侧字反（哀十年），亦足证反、侧之无二义。”^②揆之以字义词例，“侧书”之“侧”，可作背反之“反”解，“侧书”义通“反书”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其次，从古代文献记载看，梁朝庾元威所记古代百种杂体书，其中有“反左书”之名。他说：

反左书者，大同中东官学士孔敬通所创，余见而达之，于是座上酬答，诸君无有识者，遂呼为众中清闲法。今学者稍多，解者益寡。敬通又能一笔草书，一行一断，婉约流利，特出天性，顷来莫有继者。^③

文中所称的“反左书”，其实质就是“反书”，殆因用左手书写反字而得名。书学界所举“反左书”实例，为梁朝萧顺之神道石柱柱额、萧景墓神道石柱题字（见图），皆为楷书。而庾元威所写的反左书，从“诸君无有识者”断判，大概是行草书之类。反左书应用于“座上酬答”，其性质近乎文人之间的游戏。



图：梁萧景神道石柱题字

“侧书”义通“反书”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，该诗的描述完全符合“反左书”难读、难写这两大特征。由于是反字，不易识别，尤其对行草书来说，更难以从正面即时阅读。而反书如果背反过来看，便立等可辨，故诗云“还须侧立（眼）看”。这种反字侧（反）读以合正书的例子在后代书法史上出现过，如近

①马瑞辰：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二十六，《清人注疏十三经》第1册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320页。

②胡承珙：《毛诗后笺》卷一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111册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第16页下。

③庾元威：《论书》，张彦远：《法书要录》卷二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7页。

代海上书家俞曙仓,即以左腕反字蝇头小楷著名,其书从背面看与正书竟毫不爽^①。至于庾元威所言“莫之继者”,也印证了反左书的书写之难。中国人自幼就习惯用右手执笔写字,所谓点画、结体和用笔,都与此相关,一旦写为反字,无异改变了原有的习惯和书势,其书写之难可想而知,故《侧书》诗曰“侧书实是难”。可见,敦煌吐番文献中所存的《侧书》诗,是梁朝“反左书”在唐代的孑遗。

唐代书法,如同唐代的社会一样,呈现开放包容的气象。唐代书法通楷行草三体,同时也流行包括反左书在内的杂体书。所以,初唐李嗣真说:“虫篆者小学之所宗,草隶者士人之所尚,近代君子多好之,或时有可观耳。”^②孙过庭、张怀瓘等人论书,认为这类杂体文字工亏翰墨,“既非世要,悉所不取”^③,但仍然肯定了它们的存在和流行。敦煌、吐鲁番文书中所见《侧书》诗,可证“反左书”流行唐代社会之一斑。由于反字具有一定的游戏性质,以此为乐,也适合学童好奇心理,因而从前代的文人之技悄然扩展到民间学童之间,成为唐代小学生一项课馀智力活动,其名亦从俗从众,从“反左书”或“左书”易名为“侧书”。诗中说“侧书须侧立”,这里的“侧”字提醒我们,“侧书”可能还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书写方法。可以说,《侧书》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“侧书”的社会性和技术性。

“侧书”的反左书写,不但字“反”,其用左手书写,手也“反”。我们知道,汉字字体的发展演变,以及各种技法,都合乎右手生理习惯。隶书以降,笔画形态、笔顺、笔画连接方式至今不变,也是按书写的生理习惯选择的必然结果。反之,如果改用左手写字,就会出现“镜像书写”的现象。所谓镜像书写,是指书写时笔顺的左右相反及整字的左右逆转现象。有调查表明,让右利者左手书写,画序、字序的空间关系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逆向变化,出现镜像的机会高达73%^④,这就是说,书写反字,虽然可以用右手书写,但左手比右手书写相对要顺手和容易得多。目前神经医学对左、右易手所形成书写镜像机制成因还没有定论,但对双手来说,向外拓展运动都要比向内回展运动容易,写反字,笔顺和笔势是从右到左,用左手比较顺手,“反左书”被认为是左手书写反字的最好证明。

除了改用左手方法以利反书之外,书写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站立的位置姿势,来顺应左手行笔的走向。如将纸幅原来位置顺时针倾斜90度,身体左侧紧靠桌子边缘,即“侧立”几案旁,这样视野开阔,左手也不会遮挡视线,《侧书》

①王中秀等:《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》,上海画报出版社,2004年,第190页。

②李嗣真:《续书品》,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,1978年,第138页。

③张怀瓘:《书断》,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,第175页。

④杜健、曾嵘、李廷武:《健康人左手镜像书写的调查》,《山西医科大学学报》1997年第2期,第111页。

诗中“侧书须侧立”正是采用这一书写姿势。吐鲁番文书中,此句写作“侧书还侧读”,这与末句“还须侧眼看”句义重合,有可能是这位名叫卜天寿的学郎误记所致。

侧立书写的方法,在坐姿书写已经普遍的后代也不乏嗣响。清代书画家高凤翰因患风痺废右手而用左手,他就尝试用“侧书”的方法来顺应左手,其题画诗云:

两手其一能写字,并夺其一可能之。怪渠僵直顽筋骨,抵死仍将左手持。南向侧身东走笔,角巾斜拂额弹棋。三年墨海沉沦藁,越到精熟越可悲。^①

诗中所言的“南向侧身东走笔”就是“侧立”的行笔方法,为此,书者还有意将左侧帽冠抬高以免影响视线。不过,高氏左手所写的是右手正字,而非反字。

“反左书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左手书写,但反写的文字毕竟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,所以,为完成文字的交流功能或书法的表现功能,无论是右利手者使用左手书写,还是因患右手失写症者不得已改用左手书写,最终目的恐怕还是要以模仿右书文字为能事,也就是说要用左手追摹右笔字。书法史上左笔侧书,后代虽偶有为之者,但作为杂体技能,难以在应用上扩大范围和影响,这样就使得“侧书”和“反左书”的辉煌最终定格为唐代书法史上的一段记忆。

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《侧书》诗,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梁朝“反左书”在唐代民间学童中间的流行,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敦煌吐鲁番遗书中能否找到这类书迹。唐代以后,“侧书”如明日黄花,消亡在历史长河中,以致后世人对“侧书”名实已经完全陌生,连《侧书》诗所言之事也难以知晓了。

拙文承蒙著名学者刘涛先生校阅并提出修正意见,谨致谢忱。

【作者简介】彭砺志,男,历史学博士,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典艺术文献与书学史论。

^①曹建:《中国书法家全集·高凤翰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4年,第139页。